



童年故事

汪华坤

小暑刚过，小城仿佛就开启了桑拿模式。人们见面总说，看来今年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，可怎么过呀！忧虑与无奈溢于言表。

回想我们小的时候，虽然条件十分艰苦，不像现在有冷饮，有电扇，还有空调，但整个夏季也能自得其乐。不知这是气温持续变暖的缘故，还是现在大家吃苦耐劳精神滑落的缘故。

俗话说，该热不热，五谷不结。相比于大人们夏季关注于庄稼的收成，孩子们更关心的是夏夜的“晚间节目”有哪些精彩的内容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人们对幸福的感受能力反而比现在高许多。要是能看一场露天电影，会比过年还高兴。几十年前，看一场电影需要等上半年之久。如果一年当中，想多看几场露天电影，就得信息灵通且腿脚好。

记得有一次，在习习晚风中，我们依稀听到从远处飘来的电影放映队热场的“糙台锣”，心情顿时亢奋起来，想象着晚上的“好戏”。小伙伴们像过节的奔走相告，说：“我听得有高音喇叭放歌，估计那里今晚有电影。”于是我们前后庄的几个孩子约好，循着声音找过去。有时运气好点，能摸黑走十几里地，赶到放映地还能看到半截电影。但是在多数情况下，我们都是“小英雄跑白路”。可我们并不后悔，因为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吹着凉风，闻着田野里泥土的气息，讲着鬼故事，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我们的村庄，总感觉去时路长，回时路短。多年后，我想也许是在讲鬼故事时候，大家都怕黑了，都争着走在队伍前面的缘故吧！

夏季除了到处追着电影看，我们还有一个保留项目，那就是听故事。我们专门去拜访那些年纪大的人，央求他给我们讲故事。后庄有一个独居老头叫“老宪”，很会讲故事，他有时讲的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，有时讲的是自己听过的故事，有时则是自己瞎编的故事。对于我们孩子来说，我们从不去考证故事内容的真伪，只要足够神奇、惊悚、刺激就行。

我们每晚会早早吃饭，然后汇集到老人家门口。有时老人故意卖关子说：“今晚我的事没有做完，顾不得讲故事了！”我们急了，问他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完。老人刚说完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争相恐后地帮他干起来。干完后，我们会边擦汗，边眼巴巴地看着他的表情，深怕他说不满意。如果老人笑了，我们心就定了，于是端来椅子，把他按坐在上面，我们则围着他坐成众星拱月的样子。老人环顾了我们，清清嗓子，从昨晚的尾巴开始讲起来。我们边听边在脑子里过电影，感觉美妙极了。老人自己也会陶醉在自己编造的故事中。

后来那个爱讲故事的老人离开了我们，我们一度空虚迷惘了很久。看到伙伴们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结合以前老人讲故事的腔调，我开始试着给同龄伙伴讲故事。我慢慢发现自己越讲越会讲。他们也越听越投入，丝毫没人会怀疑我。从此，我成了庄上的孩子王。

夏季的浪漫除了有听不完的故事，还有乘不完的凉。我们小时候家里基本没有电扇，对于空调更是没有任何概念。白天，大人忙活，小孩游戏，出一身痛快淋漓的大汗，反而不怎么觉得热，但是到了晚上睡不着时，就觉得很热，怎么办呢？大人们有办法。他们会在露天地方放一张竹床，撑起帐子，铺上席子。于是我们便迎着星光，沐浴着露水，慢慢静下心来，渐渐鼾声四起，等到醒来时，睁眼就看到第二天鲜红的朝阳。有平房的人家，则会选择在楼顶上铺上席子，点上一盘蚊香，一夜清凉度过。

世人都觉得苦夏难熬。历经岁月海澱后，我们或许会明白，其实是自己的心难以平静。如果多几分控制心性的定力，即使处于酷暑之中，心里还是可以生出许多凉意的。

有的人每过一个夏季，心就会像这夏季稻田里的庄稼，多几分成熟。

秋 悟

曲赣江

尚是伏天，节气已然入秋。于是，刚刚还是闷热焦躁，汗如雨下，忽尔陡降瓢泼大雨，夏秋的界，紊乱得很。早晚间，户外凉，原来是辣椒辣。

得与失，也是福祸相倚，难以划个清晰明明的界。一如文学与现实，貌似一回事，终究又似是而非，文学照亮现实的阴霾，现实滋润文学的底蕴，一言概之：只是彼此照亮的一盏心灯。

搬进搬出的牡丹吊兰，沐浴了入秋后的几场骤雨，格外茂盛，萼叶茂盛，绿得滴翠，茂盛如八十年代流行的卷烫发，令人莫名惊讶。细瞅瞅着牡丹吊兰，或是这几日动辄飘雨，或是萼叶新发，茎尖上不见两两对生、状如多肉植物的须触，自然也见不到在艳红与粉红间自由转换的小小花蕊。牡丹吊兰喜阳光，阳光愈是炽烈，花期愈长。不足瓜子片大小的花儿开时，初看不惊艳，花儿多时，衬着一色的绿叶，粉的红的，煞是赏心悦目。

连续几场秋雨，南瓜的叶，染了几分枯黄；南瓜的尖，兀自竭力生长，伸着细条的须触，奋力挣扎。

辣椒秧的绿叶间，忽高忽低缀着数朵臻于玉质的辣椒花，小小的白色花儿，在绿叶衬影形成的帷幕中状若繁星，风一起，忽隐忽现，如夏夜晴空中的星辰，眨呀眨着眼。小小的白花，还是花蕾时，如果不仔细，会误以为是茉莉花，洁白得很；只有看到那些叶，才会惊讶，原来是辣椒花。

今夏的辣椒丰收，母亲采摘颇多，留作炒菜，一尝，辛辣无比，极是提神发汗。这很让我讶异：这些温婉的剔透的花儿结出的果实，竟然如此辛辣，哪儿还有半分茉莉花儿的沁心芬芳。果然，一花一世界。

一直临路而居，嘈杂与幸运相伴，时有小清新的邂逅。立秋日一早，忙碌着修剪花草、施肥浇水，忽然听见几声细微的“啾啾-”叫声，循声寻觅，几个小小的身影在辣椒从叶下穿梭、觅食、饮水……小小的鸭子，或是被遗弃久了，形消骨瘦，令人怜惜、不忍。车来，小鸭“啾-”一声，慌忙吞了口边的水，躲住一边；车去，小鸭迅即奔出，啄食辣椒叶，饿急了……

与妻简单讨论了一下，小鸭子太可怜，放任在街路上流浪，迟早躲不过被车辗压，也罢，家中本养着两只荷兰猪，再添三只也是养，无非多忙几分。遂与妻合力，将三只小鸭收入笼舍，从此居有定处食有所物，不再流浪。我的目光，也从日常琐碎，归于花草、归于荷兰猪、小鸭的食宿、健康，不再游离。

花草养心，动物单纯。拾花伺草，断网络、远人群，收拾浮躁，屏心静气梳理小说人物形象、性格，心回归于宁静，或许这才是生活的本真。

悦纳自己

杜如云

45岁生日，早起买菜，菜市场一如往昔，“瘦肉1，肥肉10块！”穿着罩衣的卖肉大哥边说边砍。“龙虾！青虾！家养的！”路边的小摊贩满脸笑容。“从地里才摘的黄瓜，你看多新鲜！”是的，瓜脐上还顶着花。千万遍走过菜市场地面，天气或晴或雨，时光不紧不慢，总在流逝。一溜烟的工夫，荤菜素菜粗粮已在厨房，只等烹饪。

他总是记不清你的生日，洽谈合作项目，运输物流材料，接待领导，应酬同事，或者飞来飞去还在旅途，忙里忙外还在加班……说好的回家吃晚饭，他又要因事爽约了。三八节、情人节、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你总在感叹生活缺少仪式感，恋爱时的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如今全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没事，每天的拥抱也是浪漫，陪伴也是长情！

亲在未敢言老，你小心藏起鬓边的白发。越来越理解母亲的不易，母亲长年累月劳作，日夜操劳，你随口一说的穿布鞋舒服，下个月就能收到崭新的千层底儿。你说孩子爱吃鸡，母亲就会亲自把老母鸡送到城里。泡椒竹笋好吃吗？山上多得是，母亲天未亮就到山打好竹笋了！你曾抱怨过母亲没知识，无远见，可只要你想要的，哪怕是星辰，她搭上梯子，也想为你摘呀！

还能回忆起那个小小的身影吗？他是你的孩子！他踢足球打破了别人的花盆，他玩游戏跟你翻脸。青春期的烦躁，无缘无故发火，成绩的好坏，总能牵动你的神经，你希望他好一点，再好一点！可孩子不是你咸鱼翻身的工具，他有他的人生，你所有的经验都抵不过他自己的经历。望子成龙也好，望女成凤也罢，身心健康，平平淡淡过一生也很好啊！

你是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，是职员、是老板、像一条河，日夜奔流，为花草送去汁液营养。而我希望你是一束光，不弃铅华，不丢梦想，不再茫然，在哪里都有继续前行的勇气！亲爱的中年少女，愿你在烟火烹爇的生活中依然热爱万物，悦纳现在的自己，母亲节快乐！

们几个小屁孩？于是它们便一起飞前来教训我们。

胖子戴着泳镜咬着浮潜呼吸管，把脸埋在水里悠闲地趴着浮潜，那露在水面上雪白的臀部如漂浮在水面上的白面馒头，很好识别。突然，他就像掉进开水锅里一般疯狂扑腾起来，然后捂着屁股从水中弹起，笨拙的体态突然变得非常敏捷和迅速，他发疯一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地往岸上冲，我们也习以为常，这“腚”是被牛虻扎了针。只一会儿他便赶走了牛虻，然后一脸痛苦地扭过头来仔细查看自己的白腚。因为牛虻咬人很痛，会造成皮肤破损出血，所以一般我们在被叮咬疼之后都会比较神经质。

下河洗澡，回家挨打；宁可挨打，也要下河洗澡。我是水库里泡大的孩子，深知溺水的风险，所以我们宁可翻山越岭去水库上游水温较高的浅水洼游泳，也不会冒险在水库下游的寒水中游泳(容易抽筋溺水)。

游泳玩水使得我们的肾上腺素、荷尔蒙、多巴胺充分释放，愉悦至极；一路小跑，翻山几公里也如履平地，水中逍遥，躲避牛虻，一天下来竟然感知不到疲劳，正所谓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这便是少年童话的一页快乐篇章，更是夏季乐章里最欢愉的插曲。

春夏秋冬，四季皆篇章；酸甜苦辣咸，五味皆人生。夏则是一个有趣的季节，是日照时间最长的季节，也是生命最为活跃的季节。无论是清晨的稻香虫鸣，还是正午间晃悠且呼呼作响的吊扇，不论是午后斜阳下的戏水少年，还是呈星下晃动的蒲扇和家人间的轻言软语，都有青春、过往、亲情的回绕，是我每品品味爽口浓郁的夏的味道，更是另一种乡愁。

何处是故乡

冯 文

场景。

返程时，我们选择走水路，从重庆坐大轮至武汉，再由武汉坐火车回安徽，一路走走停停。沿途领略了长江三峡(大三峡、小三峡)峡风味的自然景观，参观了葛洲坝，游览了丰都鬼城等。记得去鬼城游玩时，三姐、四姐的胆子比较大，故意吓唬我，所以对鬼城的印象至今都是模糊的。

时间流逝，转眼间父亲走了二十年，但四川之行早已深深刻在脑海里。

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，记忆把我拽回更久远的往事。

小时候，随外婆数次乘坐绿皮火车，从宁夏回安徽，或从安徽回宁夏。那时从安徽没有直达列车到宁夏，路过北京还需签字转车，每次行程至少两三天。

一路上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就是看车窗外的景色。从宁夏出发时，黄土高坡、窑洞及无数个隧道，从眼前一一掠过。年幼的我，对车窗外的一切充满了好奇。火车每到一站，都会看见一些穿着破旧的小孩在站台上捡拾东西……

其中有一个车站印象极深，因站台上有一座全身站立的铜像，后来才知道这是青龙桥车站的詹天佑铜像。这个车站停的时间比较长，有时外婆会带我下来，给我买些零食，但，唯独在这个车站没有看到捡东西的小孩。

那时也没感觉列车上有多

“多动症”的孩子，自然是对得起库区孩子的称谓。

记得一个入夏的某日午后，蝉鸣将我从午休的梦境中吵醒，我便从凉席床上一跃而下，蹑手蹑脚地跑到爸妈的卧室、客厅、卫生间、厨房逐一查看(由于下河游野泳具备一定的风险，他们如果知道定会阻止我)，在确认爸妈确实已上班去后，便打电话逐一联系住在一个片区的小伙伴们约泳。换上短裤，翻出我唯一的游泳安全装备：一个装在网兜里的篮球，一番折腾之后便趴在阳台上伸脑袋往楼下看，等候小伙伴的出现。第一个抵达的是胖子那，他套着救生圈、脚蹬一双大好几码的拖鞋，啪嗒啪嗒走到我家楼下。我俩走出单元楼口时，第二个小伙伴瘦子吴好也到了，他是个白净瘦高的家伙，游泳技术很好。他啥也没带，光个膀子，穿着一条侧边带白条的蓝色裤衩。人齐，走起！

整个下午时光我们都是在水湾里度过的，什么蛙泳、仰泳、自由泳我们逐一施展，水底的泥都被我们翻腾起来，原本清澈的水湾，也被我们搅得一片浑浊。或许是我们的嬉闹打搅了当地动物们的休息，昆虫界的牛虻(一种经常叮咬水牛的大型嗜血飞虫)看不下去了，心想老水牛它们都天天欺负，还教训不了我

韦牧牛

餐厅这么一说，大多是老式统建房，吃饭、会客、工作学习都在一个客厅里。厅堂里最常见的摆设通常都是一张木头大方桌和几个方凳、两个沙发、一个茶几，一个扇形的三脚架，条件好点的会放一台冰箱，客厅中央的墙壁上挂的是中堂画。方桌一般都是靠墙的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便会将大方桌搬到客厅中央，打开吊扇，端上菜开吃，凉风悠悠不觉暑；到了晚上，为了省电，一家人会将凉席铺到客厅，打开吊扇，坐在凉席上纳凉、阅读、谈论家常八卦。那时候的我很关注一个点，那就是担心吊扇掉下来削到脑瓜，吊扇转得越快，我越心慌，特别是姥姥家的吊扇，转得不是那么匀称，一边转还一边晃悠，不扇还热，扇吧又担心掉下来。所以对于吊扇，年少时代的我一直抱有防范之心。

如今空调普及了，可偶然想起儿时的电扇，依然能够带我回到那个夏味很浓的时光，年少嬉笑无忧无虑，风吹起时万里无云。

下河洗澡

我很喜欢暑假昏黄的午后阳光，它饱蘸了我年少时无数的欢乐。库区边的孩子你要说他不会游泳或者没有下河泡过澡，那感觉就算不上是库区边的孩子，所以像我这种从小就被怀疑患有



李乃滨

秋雨润和田

8月29日，我们先从合肥乘飞机去陕西咸阳，休息不到一小时，再从咸阳乘飞机前往新疆和田三个小时，最后乘大巴抵达皮山安徽援疆指挥部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我们乘坐的大巴驰骋在祖国戈壁的边。

都说祖国幅员辽阔，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之大。只见遥遥黄土一望无际，时而风沙弥漫，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，虽然吟不出“大漠孤烟”的诗句，但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，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，今生不仅能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观和粗犷，还能贡献自己的绵薄余力，何其有幸！

司机吾买尔江是援疆人员的老朋友，一直负责接送工作，不辞劳苦。吾买尔江师傅一边笑呵呵地和大家打招呼，一边拿出家乡的特产馕和葡萄让大家品尝，这让我们倍感亲切，仿佛回到家乡，民族一家亲是血液于水的亲情和友谊，大家都格外珍惜。不知何时，天上突然下起小雨，大家在车里激动不已。“下吧，下吧，和田的雨润湿祖国边疆大地，也滋润每一颗援疆人的心，一定要把援疆工作做好！”我暗下决心。

皮山县南缘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喀喇昆仑山北麓，驻守祖国的南疆。在与大家交流中，才知道这里曾是英雄和模范辈出的地方。我想，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要不断向大家学习，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，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！

病房里的灯光

卞正峰

六月火云散，蝉声鸣树梢。当夜色将六安市人民医院收进翅膀下的时候，一束束灯光就从窗子里探出头来，整个医院就泊在了温柔的灯火里。6月12日夜，肾内科大楼11楼47床的孟女士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她苍白的脸上弥漫着绝望和痛苦的表情，坐在她侧面的是一位年轻的、正聚精会神帮她诊病的男医生，这位男医生是肾病科的徐瑞医生。

此时，病房内的灯光柔和，其他的病人已进入梦乡，只有孟女士偶尔发出的呻吟声轻轻拍打着墙壁。孟女士今年四十岁出头，重庆人，一年前在外地打工认识了家住六安的黄先生，不久两人结了婚。人们常说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就在新婚甜蜜正浓时，孟女士检查出了肾癌，且是晚期，需要透析为生。

为了给妻子看病，黄先生去了南京打工，只留下妻子在六安独自租房，靠着老公每月打工寄回的一点钱生活。一天，孟女士外自买了一桶食用油，一时疏忽，忘记自己是个肾透析者，就将食用油拎了回去，却不想给自己招惹来了大麻烦——因拎重物将右手臂上做的漏闭了，哎呀！——孟女士忍不住手臂上的痛，叫出了声，接着拨通了老公的电话，一边哭，一边委屈地泣说，叫他老公快点回来，这太重新老公的手做不了了，不做了，干脆死了算了。

病房里，徐医生一边放缓动作，一边轻声安慰，细密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渗出。

孟女士是徐医生收进来的，当时，他对孟女士手臂上的漏做过一次检查，初步检查出孟女士血管中的血栓已经很长了，如不及时清理，她的手臂就会有废掉的风险，而这种气囊扩张术六安市人民医院目前设备还不够，需及时送往省医院做。徐医生一面替孟女士联系上省医院肾病科的同行，一面当夜夜晚再一次查看孟女士手臂上的漏。想到孟女士的处境，医生的职责使得徐医生带着仪器再次来到孟女士的病床前。

灯光下，孟女士左臂上的那条愈合的刀口像一条爬行的蜈蚣，徐医生一节一节地检查血栓的长度。

一滴滴殷红的鲜血从孟女士的手臂上流出；一颗颗汗珠从徐医生的额头上渗出。

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电脑上显示出的孟女士血管里的血栓在一点点往前延伸，终于到头了，好甚啊，就差那么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几毫米的距离就得住院了。“这个手术六安市人民医院是可以做的。”徐医生松了一口气，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孟女士。孟女士听了，又哭了，只是这一次她是激动的哭，她再一次拨通老公的电话，好消息一下子就冲了出去。

此时，已是深夜十二点，孟女士望着徐医生离开病房的身影，突然觉得徐医生宛如自己的亲人一般，他是那样的体贴，那样的心细，他的笑容就如同病房里的灯光一样柔和，照亮了她希望的世界。